



河洛沉梦

(下册)

● 古野 著



I247.5
3378

河洛沉梦

古野 著

下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洛沉梦/古野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6

ISBN 7-5059-2553-9

I. 河… II. 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3404 号

河洛沉梦(上、下册)

古 野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永清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875 印张 4 插页 793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2553-9
I · 1887

定价: 46.60 元

下部

五十

人活世上，顺气日子，也不知怎么顺了，倒霉日子，也不知怎么倒霉了。当时，自己怎么也说不清亮。

刘国凯自从找了个当军官的女婿，就打上了顺风旗，生意如“呼呼”燃烧的火苗，来钱如银元顺河“哗哗”地流来。

侄子刘忠弟明显地变化了，变成了能文能武的金贵人，生意上各种事项铺排得有条有理，每日里早起晚睡，成了理财的行家里手，真成了刘国凯的得力膀臂。

侄媳妇范月花，也着实争气，多少年了，一直没有出现过生养的形势。这会儿，肚子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一天比一天凸出。经过医生品脉诊断，胖老婆喜滋滋告诉刘国凯，侄媳妇怀了一个小儿郎。

一切都顺利，刘国凯梦里也想笑。他的事业总算后续有人了，于是他就来了干劲儿。请阴阳先生观察了家里家外，制定了规划，等时机成熟，就拆了昌源老店，盖起一栋四层楼，吃喝嫖赌不出楼，加上倒腾些古董，不信洛阳城夺不了元帅旗。

正是这时，魏文气请他去巩县，请他出主意宋陵取宝贝。二郎庙里住了一夜，夜里梦见发了财，满天的元宝往家里掉，“忽忽

——，扑哒、扑哒……”如八月天老家竹竿打枣子，枣子纷纷下落状。他曾经自己圆梦，宽慰自己是天赐财宝，宽慰自己该发大财了。可谁知是掐算不对？还是没有烧香先求神仙保佑？还是宋仁宗恼了魏文气和他？之后，尽出枝岔事儿，尽是不顺利。

第一批到手的宝贝，飞了个无踪无影。

最不该，魏文气太任性，太骄横。自己嘱咐过他，抓住李和尚或谁，教育教育就行了，只要让他们知马王爷长的三只眼！可他竟然灭了李和尚几个人。

想起这事儿，刘国凯右眼皮就跳，他的心里就慌张。刘国凯是清楚人，李和尚和警察局里有挂连，李酉申不会坐山观虎斗，只吃败虎肉。李和尚是李酉申的钱袋子，李酉申不会罢休的。

果然，李酉申就造地震了，省里报告，让人报上登文章，一时天昏了，地暗了，魏文气职务名义上让免了，部队拉到了永城去。虽说，魏文气让免职只是真戏假作，哄人哩，可面子上总是搁不住。

李酉申会不会对他也使小手段？刘国凯心里也含糊，也七上八下心不安。

静下心来，刘国凯想，给李酉申送钱笼络笼络关系吧！他太心疼，送钱给人，如在身上割下肉一样。只有小心翼翼过日子吧。过去，女婿、侄女婿在巩县，他跟人吹他们，壮胆，提神，吓别人。现在，他们远了，他也不敢吹擂了。并交待前边跑堂的，是警察来吃饭，要好生照顾，万不可大意。大意招来祸，不是玩耍哩。

这一天，昌源饭庄来了一群年轻人，歪眉斜眼，毫不在乎，进了饭庄。先是点了酒菜。

吃着喝着，其中的一个叫道：“日他妈，这叫啥菜，海参炒老鼠屎！”

这么一说不当紧，吃客纷纷站起来离去。堂倌看势头不对，忙

来道歉说：“先生，再换菜，再换菜！”不想，一戴礼帽，满脸横肉的年轻人骂道：“这里还能吃个屁！”说着，“叭”一声摔了瓷酒壶。一伙年轻人也都来了劲儿，摔盘砸碗，菜汤墙上泼。

刘忠弟发现了，好言来相劝，被个人照脸来了一拳头，两颗门牙就掉了。那人还不解恨，又朝他腰来了个飞脚。疼得刘忠弟龇牙咧嘴，慌慌张张赶紧报告了刘国凯。

办店至今，刘国凯走来走去是个人物头，那里受过这种气？听了，不免涨红了脸，大怒，扶正眼镜，拍了拍马褂上的灰尘，气宇轩昂走到了门店里，拉着长腔问：“啊——咋回事呀？”

话音未落地，“忽”地飞来了一只小酒杯，差一点打了他的眼镜片。不是他歪头一闪躲，也差一点砸到他的胖脸上。

刘国凯赶快变了口吻，心里惊慌，仍装出一付宽怀大度，说：“诸位兄弟，咱们无仇无冤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要说，我和警察局不是一般的关系，一个电话，你们都得吃大亏。不过本人也不好惹事生非，有不周道之处，还望诸位多多关照！”他双手抱拳。向一帮年轻人打拱。

“关住你的臭嘴吧！”戴礼帽一年轻人走过来，抡圆了胳膊，“叭唧——”就往刘国凯脸上扇了一巴掌。震得刘国凯发愣了，半天还没缓过劲来儿。

“砸了这臭店！”戴礼帽的一发令，这伙年轻人就动了劲儿。掀桌子、砸窗户，摔碗打碟子，一时间，昌源饭庄鸡毛乱飞，吓得干活人一个个躲藏起来，无人敢言语了。

刘国凯又恨又气又心疼又没法儿，饭庄里都是钱换来的东西呀。他不认识这班年轻人，害怕把事再惹大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不由双腿一软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地下，磕着头，说：“各位兄弟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，你们叫我怎么道歉都行！”

戴礼帽的又朝刘国凯屁股上狠狠蹬了一脚，刘国凯便象只梢木桶，在酒菜洒满的地上翻了一个滚，胖脸上也黑一块儿，红一

块儿。

踢他的人见他的形状，“哈哈”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不是洛阳人，都是李和尚的好朋友，我们替朋友报仇，这只是第一回眼色。等抓住了魏文气，再一块儿割了你们两个的头，祭奠李师傅他们。一日弄不住魏文气，昌源饭庄甭想安安稳稳做生意！”

刘国凯又磕头，说话似要哭：“我和李和尚都是师兄弟，他的事儿真和我没干系！”

“再说不知道，割了他的舌头！”戴礼帽的头儿说。

有人便“唰”地掏出了刀子，便要割舌头，吓得刘国凯尿了一裤子，直是捣蒜似的磕着头。这时，胖老婆子，侄媳妇范月花也跑来了，也跪下磕头，才磕得年轻人住了手。

那头儿说：“先拿五百块现洋，一月内保你无事！”

到了这时候，还说什么呢，命比钱重要，刘国凯连连称是，让侄子刘忠弟清理了柜上钱，全都给了那帮人，才算送走了瘟神。

刘国凯气呼呼地找到了警察局，他想：念起交情，李酉申会帮他出这气的。他让侄儿忠弟暗跟了那些人。刘国凯没见着李酉申，也没见着贺永戴，局里人说，有重大案子要办，头儿都出去了。这么巧？刘国凯想：是不是警察局李酉申导演的一幕戏？许会？

回到家，刘忠弟说，他听那些人说，这一次李酉申会奖励那批人些金钱。

原来，王三虎和贺永戴返回洛阳后，两人关系就亲近了许多，把王三虎说的话给李酉申学了一番，才知刘国凯是黑高参，害了李和尚，断了自己的大财路，就指示手下人组织一帮楞头青小伙子，给刘国凯点眼色瞧瞧。

无毒不丈夫，刘国凯恼火那批人，恼火李酉申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打发人叫回侄女婿、女婿，镇镇上升的邪气。

刘国凯写了一封信，打发刘忠弟亲自往永城去了。

魏文气现在更不文气了，时常地骂手下人，不顺眼了，还送给人几耳刮子。

魏文气一直心里生大气。

蒜面条没吃成，又打烂了个蒜臼。自从和李和尚一起吃了杨六郎墓的甜头后，就想趁兵驻巩县，从宋陵上大捞一把，奠定奠定自己的资本。谁料想，太子墓里的货，让人顺手牵羊吃了二馍，眼看就要到嘴的肉啊，不能不让人恼火痛心。丈人叔刘国凯拿出了锦囊妙计，崩了李和尚几人，才解了点心头之恨。可丢的东西并没捞回，洛阳专署又四下放舆论，打乱了自己的好梦。迫不得已，填坑，舍弃了到嘴的肥肉。部队也给调到了永城。外边还扬言自己让免去了职务！

真倒霉！真骚气！

人倒霉了，喝口凉水也碜牙。魏文气接了表姐夫刘忠弟送来的信，心火又腾地烧了起来。

“他祖奶奶个包子，”魏文气骂道，“啥邪气？蛤蟆老鼠都要成了精，竟然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！”不过，他估计闹事儿者和李酉申不一伙儿，李酉申不敢惹了他。他决定要洛阳城里压一压邪气。李酉申那里也要敲敲梆子去！

魏文气摇了个电话，不长时间，雷小柱赶到了师部里。魏文气让雷小柱看了信。

看完信，雷小柱跳跺着脚，骂道：“驴日马配的东西，不拣家儿，乱踢乱咬！他们想是山神爷管不了野狼了。统统宰了蛋子，割了鸡巴，看他们踢跳去！”

魏文气说：“咱们需要回洛阳一趟，要不，以后你老丈人还不知怎么受欺负呢？咱们也问一问那狗警察局长，看他的帽翅想戴不想戴了？”

两人商议了一些具体事项，安排了部队，就和刘忠弟一起，乘了一辆吉普车，不分昼夜，赶回了洛阳古城。

几人一到昌源饭庄，刘国凯阴沉沉地问：“回来了？”魏文气点头，雷小柱也点头。一堆肉似的胖老太婆一见面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她一哭，传染得刘忠弟的老婆范月花也哭了。刘国凯也禁不住流出了泪。

这些泪水，更如火上加油，使得魏文气恼怒万分，一杯热茶没喝完，就说：“这就去找李酉申，看他想不想要那二斤半了。”

雷小柱也立刻响应，坐上了吉普车，一溜烟往警察局去。

李酉申操纵三教九流们捣坏了昌源饭店后，他积郁心中的气消散了许多。这会儿，他坐在办公室，品尝一个商人献给他的龙井茶。手下人来报，说两个军官求见。

“知名字不？”刘国凯问。

“一个名老怪，叫啥为文气。”

李酉申心里就明白了，是刘国凯的两个女婿，他们是来耍淫威的。李酉申忙让人叫来了贺永戴。

贺永戴说：“甭怕，咱跟他们又没直接关系，想理他们应付几句，不想理了，你让我对付吧！”

李酉申说：“我一听说是他们来就心烦，他们害了和尚兄弟，我也想杀了他们。就说我不在家，你接应他们吧。”

李酉申就上楼躲了起来，贺永戴传话说，里边开会商量事儿，让客人稍等候。

魏文气、雷小柱外边会客室里等，十分无聊，不停地吸烟，不断地踱步。半小时过去了，又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不见有人传他们。两人心里急，走出会客室，让值班的里边去通报。

贺永戴桌边看报纸，又对人说：“里边仍开会，请二位再稍等。”

片刻一过，就又是半个多小时了，魏文气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，对雷小柱说：“管他们开会不开会，走，只管直接找他们！”

两人不顾劝阻，硬往院里进。走到办公楼下时，贺永戴从窗户处已经看见了两位，他们的脸都阴沉沉的。贺永戴开门，等两

位进楼，然后双手抱拳，说：“两位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实在抱歉。屋里坐，屋里坐！”

两个人就以居高临下的气势，雄赳赳进了贺永戴办公室，这时，早有侍者端过来了茶水。

贺永戴又作解释：“两位长官来此，实是不巧，洛阳一带，近来异党活动猖獗，上司追查得紧，刚才开会，故怠慢了。”贺永戴随便捏造了一个谎话。

雷小柱不认识贺永戴。魏文气问：“你们局长哪儿去了？你是谁？”

贺永戴谦和地笑着说：“鄙人贺永戴，洛阳警察局副局长，在此恭候两位。局长嘛，才往开封去，还是说那大案的事儿。”

魏文气不关心他们大案的事儿，雷小柱也不关心他们大案的事儿。

“昌源饭庄被砸的事儿，你们知道不？”魏文气点了支香烟叨着，问。

“咋会不知呢，不知就是失职了。”贺永戴一本正经说，“我们知刘先生是你们的至亲，早就着急把那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哩。嗨——，现在一牵涉那大案子，抽不出人，挤不出时间。你们有线索没有？有线索我们就好办了。”

贺永戴又呈神秘状，说：“二位长官怕不知道吧，还有一件大案，上边也催得紧，也让我们焦头烂额哩。巩县宋仁宗永昭陵上，三个人让打死了，其中一人叫李和尚。死人家里硬上告，听说要告到南京了。其中一人，亲戚南京当大将军，提出来让我们速速抓住凶手，他要亲自杀了凶手哩！大案接大案呀！”

魏文气心里吃惊，雷小柱头皮发麻。要是上头把这案子认得真了，很容易就破了，到那时，不说官位，就是命也难保了。

魏文气想，知这案者，洛阳只有王三虎，只要他不露出口风，这案子就难破出来。于是就问：“巩县那案子有没线索？”

“有啊，”贺永戴知他们心里惊了，故意说，“听说一个叫王三虎的一起去巩县了，他没死，还护这几人的棺木回来了。估计他会清楚。”

“他说了没有？”雷小柱也迫不急待地问。

贺永戴说：“他光哭，就是不说话。问狠了，他说自己当时不在现场。”

够义气，够朋友！魏文气、雷小柱心里想。

说话到这时候，两位的雄气早消散得差不多了。魏文气说：“老弟，我们这就走了，还盼兄弟跟李局长通融通融，帮助把我们老丈人的案子办办，真他娘太气人了。大事办成了，我们一定厚报！”

“哪里话，哪里话”贺永戴说，“都是我们份内的事嘛！”

雷小柱也和气了，说：“谁家没有老丈人，谁家老丈人出事，女婿们眼睁睁看着不管？请局长先生体谅我们。”

“那是啊，这哪有不管的道理呢？”贺永戴笑咪咪的，说的很是认真。

送走了魏文书、雷小柱，回屋里，贺永戴忍不住自己“嘿儿嘿儿”笑了一阵。李酉申楼上也观望两位瘟神走了。下楼后，贺永戴如此这般学了刚才的一出戏。李酉申拳头敲到了桌子上，叫道：“妙！妙！这回你要猴耍得真高明，回家里叫他们睡不了安稳觉！”

果然，魏文气两人心里忐忑不安，回到了昌源饭庄后院里。刘国凯问了情形，脸便由红变白，由白变红，骂道：“李酉申真是个鳖儿子货！”

“咋啦？”

“咋啦？”

两位女婿惊异老丈人又发怒气，便问。

“他们耍了你俩的猴儿！”刘国凯说“你们走后，我在老集口

见一个警察熟人，问过了，李酉申在家里。”

“他敢耍弄我们？”魏文气说，“老子一枪崩了他！”

“走！”雷小柱说，“用不着费子弹，我一刀就能结果了他！”

刘国凯听了，说：“你们呀，骄气不下。你们以为有了枪，啥型号的人都怯乎你们？李酉申在洛阳城里，可不是一盏好吹的灯。五二混鬼，三教九流，谁个不拜倒他的手下？洛阳城的大生意家，谁不给他上供？你们结果了李和尚他们，断了他的一条财路，他会不恼？你们跟他对抗，治他，只怕是抓不住皮狐狸，还落一身臭骚气？将来，我都甭想洛阳城里混了。”

“你说咋办？”魏文气也泄了劲儿。

“老丈人，你说呀！”雷小柱也催他发言。

刘国凯说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报仇暗报，叫他提防不住才行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为了保证生意正常进展，为了压压邪气，最好你们先给派几个兵，帮几个月忙，看看咱家院！”

“这算尿啦！”魏文气说，“中！”

雷小柱说：“不敢让谁传出去，上司知道了不愿意。”

魏文气说：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穿便衣不就行了！”

“睡觉睡觉！”魏文气不耐烦地说，“我太乏了。”

雷小柱说：“睡吧，我也太乏了。”说着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

刘国凯看两人没神的模样，连忙叫侄媳妇范月花去安排住处。

刘国凯想：两人回洛阳这趟，也会有效用，也镇了邪气，谁再来这里耍光棍，也许会掂量掂量斤斤两两。如果再来几个兵，日子会顺溜一些，保准会。

想到这里，刘国凯积郁心里的窝囊气也消散了许多。

五十一

南京城回来，王三虎和贺永戴又去了趟偃师翟镇，清查了所存古董。贺永戴出头雇了辆汽车，还派了几个押车的警察，把货送到了汉口，进行了顺利交接。王三虎得了一笔钱，也笼络住了李酉申、贺永戴的心。

汉口回洛阳后，王三虎继续收拾师傅的东西，也该皇天保佑，箱子底上发现了琉璃瓦门楼的遗书，白纸黑字，师傅的师傅，确实确实把这院子留给了师傅。王三虎不识字，他找了识字人帮忙看有字的纸，才算知了底细。

这么一来，王三虎心里就高兴了：这么大的院子，这么多的房子，师傅家里绝了人烟，不就都成自己的了。哈哈，真想不到，发财了，财气如水就流来了。

王三虎又想：这么多房子，现在闲着，只有内弟二蛋住这，不如买些被褥、铺板、凳子、桌子，找几个人帮忙，在这做旅栈生意。也会挣俩钱，也给二蛋找个正经营生。

想到了，就做到了，一些物品采购停当，嘱咐二蛋当头儿，又交待了各有关事项，又街上找了几个嵩县、洛宁的打工人，王家旅栈就开了业。“噼噼叭叭”响了一阵子鞭炮，就把二蛋推到了二老板的位置上，二蛋激动得鼻尖都发红发亮了。

生意运转之后，王三虎回了翟镇，他打算好好歇上一歇。等过一阵子，还要弄古董生意。就干那生意来钱快。女人翟秋菊见了他，欢喜得不停地笑。

男人顶天立地，外边天天做生意，辛苦劳累，没有温暖的窝可偎，她想起来就难受。自己整天也挨不着男人边，白天日头黑夜里灯，天天一个人心里有话没人说。好在，现在肚里头有了一个娃，心里多少还可宽慰些。男人不会怀孩子，肚里空塌塌的，哪

有心里不寂寞的？

松了劲儿，王三虎家里睡觉，一连三天，睡得日出日落，多天集存的劳乏都睡去了，才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
女人就坐床边，一针一线给孩子缝衣裳，看他床上坐了起来，月牙似的双眼笑得很温柔，桌子上端过来一只粗瓷碗，细声慢语说：“碗里荷包蛋尿成一会儿了，碗盖着，还热乎乎的，趁热，吃吧。天天外头跑，看脸瘦得显出颧骨了。”

妻子只要一说话，不知咋的，王三虎心里就热乎，似放了一块儿红火炭，呼呼呼地热全身。跟薄洁一起睡觉时，她也搓也揉，似乎亲不够，浪话也说个没有完，自己心不知咋回事儿，都是冰凉冰凉的，咋都热烈不起来。

王三虎接过碗，“呼噜呼噜”喝完了荷包鸡蛋茶，把碗放到了桌子上。就拉过了女人，认真端详她的脸，脸上妩媚可爱。他那黑豆眼停滞不动了，直盯盯望着妻，看得妻子也不好意思了。她手捏针把指头都扎流血了，也没觉着疼。她看男人的神态，象两人过事儿的那晚上。不过，现在不是那会儿，那会儿俩人陌生，不知说啥话好了。现在，熟得身上啥东西长得啥形状都知道了，说话也随便多了。她对男人说：

“孩子他爹，你咋光看人家的脸弄啥，叫俺心里有点慌乱，里边好象有只兔子在蹦跳。”她指了指心口。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王三虎咧开厚嘴唇，傻乎乎地笑了，说：“菊，你长得真好看！真耐看！俺做梦也没想到，能找你这么俊的女人！”

翟秋菊低了头，笑吟吟地说：“俺不俊，脸老黑。”

“谁说黑？不黑，不黑，多白了！”王三虎说，“俺给你弄身旗袍穿着，俺给你烧烧头发，俺给你穿双皮鞋，保准你比城里好多娘儿们气派，都漂亮！”

“看你说的吧，”翟秋菊一脸兴奋说，“俺要恁好看弄啥哩，只

要你相中就行了，只要咱们日子平平安安，和和睦睦就中了。”

“对，和和睦睦”，王三虎说，“这一辈子，我要是骂你一句，打你一巴掌，我王三虎就遭天打五雷轰！”

“看你说哩，咋那样损自己哩？咱俩只要好，你在外边不顺劲儿了，回来打我一顿，俺心里也保准舒舒坦坦的。”

“我的好亲人呀！我的姐呀！我的妹呀！我的心肝宝贝蛋呀！”王三虎嘴里流出了一串贴心话。抑制不了冲动，就抱起了女人，厚嘴唇在女人温润的脸上亲了个不住口。

“甬甬甬”翟秋菊说，“大门没上，万一谁来了，多不好看！”

“怕啥？”王三虎说，“又不是偷人家的！”但他话音一落，马上想起了和薄洁的事儿。脸上不由烧烧的。

翟秋菊还推着男人的手，说：“不敢啦，不敢啦，肚里你的孩子在动哩。”

听她说肚里自己的孩子，王三虎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，慌忙象放一件娇贵的细瓷器一样，小心翼翼把女人又放到了椅子上。

王三虎转身关了门，洗脸盆里拧出毛巾擦了把脸，对妻子小声说：

“菊，你猜猜，咱们现在有多少钱啦？”

“管你多少哩，咱只要将就顾住吃喝就行了！”

“你猜猜看嘛！”

“二百块银元？”

“再加！”

“五百块”

“再加！”

“一千块？”

“还得添！”

翟秋菊不说话了，瞪大了眼，迟疑了许久，看了男人的脸，最后咬牙说：“我晕猜吧，一万块银元？”

“还得添!”

“你疯了，说胡话哩？你有恁多钱？”

“不疯，不疯，”王三虎说，“我的宝贝儿，你说翟镇哪家财主最雄气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翟印亮！”

“他家地多少？”

“二百亩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王三虎大笑说，“咱比他家厉害得多啦！”

翟秋菊说：“云彩眼里的话，我不听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图俺高兴，故意喷大话哩！”

“不相信？”王三虎正二八经地说，“谁要诓你，谁就是大老鳖。”他右手压左手，指头一动一动的，真如鳖的脚。

“看你比的吧，多难看！”

“我真不诓哄你，咱那钱，我都埋咱王坡村家了，师傅留的，到一定时候，我要让你看看，让你知道，你是大富翁的老婆！”

翟秋菊还是不相信，说：“我不敢扒得恁高！”

“咋不敢？”王三虎的黑豆眼瞪得很认真，说，“世上人，不都是胳膊、腿、鼻子、耳朵、脚手、头发、指甲，并不是福该谁享，不该谁享，全是碰运气的。我觉得运气不赖，我也有志气，有一天，非让咱家成为洛阳的首户人家不行！”

“甭瞎吹了，”翟秋菊认为有必要制止男人发热的头脑了，说，“黄河北瘟县的牛少，那都是叫你给吹死了！”

“中，中！”王三虎眉飞色舞的样子有些收敛了，说，“这都是以后的事儿。不过，我跟你说的话，现在烂肚里，不敢对任何人说。跑了风，咱的一切都完了。包括二蛋，咱妈，你也不敢说。”

翟秋菊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她是个懂事理的女人，往深处问丈夫，她又不想。

热烈的谈话过去了，王三虎又认真地对妻子说：“我还想跟你

商量个大事儿。”

大男人，没主见，还跟女人商量事儿哩，真稀罕！翟秋菊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说：“我不懂啥事儿，你说说，俺也是白听听。”

“我想请个教书先生，教我断文识字。”

“唉——几百十了，还学写字！”她很觉得奇怪。

“你不知，我们做那生意，不识字作难死了，不识字，难抓住大钱。啥时候，说不定还让人诓哄住哩。”

妻子痴情望了他半天，小声说：“你说的也是理。我听人说过，有个人不识字，主人让他送信，他就送，原来是主人卖了他。作生意是该识几个字，咋，请一个教书先生？”

“我请一个，咱有钱，怕啥！”

“中，”翟秋菊说，“俺娘家有个远门子叔，早年教过学，今年六十多岁了，在家没事儿，不如让他教你识字了。”

“他中不中？”

“咋不中，俺村小孩子就从他那儿学会了读书曲——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割青麦，拉碾转（青麦粒在石磨上拉出的食品），蚂蜂蜇住驴的蛋”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王三虎笑得眼里流出了泪，“咋还读这曲哩，真操蛋！”

“不知道，兴许书上就有这曲儿！”

两人商定，次日由女人去请教书先生，说定了教得他能看书，他给先生二百块银元。他则告诉女人，自己要到杨骡子表哥家一趟。

第二天，王三虎出家，街上称了几斤点心糖果，还提了一块羊肉，三步、两步，就到了杨骡子表哥家里。

杨骡子瘦高的身体受了风寒，黄瘦脸更瘦了，颧骨鼓了起来，眼窝也有些深陷，捂着被子睡大觉。孩子们多不会干活儿，一群野鸡娃似，早不知跑哪个爪哇国了，表嫂去地里拔草，还没回来。